

■ 黄宗英近影
韦泱 摄

■ 黄宗英第一本书
《和平列车向前行》书影

黄宗英

『天马行空不拘一格』又何妨

4

四次婚恋,足见她的独特性格

才貌双全的女演员，其婚恋也是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。黄宗英一生有过四次婚姻，都是自由恋爱，追求着自己的幸福。第一个丈夫叫异方（本名郭元彤），是个有才气的小伙子。上台能演戏，台下会作曲，还能把整个乐队指挥得像模像样。他在乐池中间一站，就是乐队的灵魂人物。在一旁作场记的黄宗英，忍不住会多看他几眼。台下，异方也会亲切地给她一个笑容。有人以为他们恋爱了，没有的事经一番传播，却成了真事。他俩真的恋爱成婚了。可是异方命运不济，因病早逝。这年她十八岁，新娘做了十八天就成了寡妇。

毕竟年轻貌美，之后求爱信不断。每次演完戏，门口总有一些少爷的小汽车候着。她觉得，自己应该有个安定生活，以疗心伤。于是，哥哥黄宗江的同学、南北剧社的社长程述尧走进了她的生活。婚后，黄宗英一度离开上海，住到北京程述尧的家。程社长待她关爱备至，其中也有同情的成份。可是，在这个封建大家庭里，礼节甚重，吃饭时媳妇是不能上桌的，还得给每人盛饭。而且，家里人不准她演戏。这样的拘束，她不习惯也受不了。好说歹说，还给公下跪，总算同意演戏。

在北京演了第一部电影《追》后，她回到上海，在上海戏校演了《卖火柴的小女孩》《甜姐儿》。电影导演陈鲤庭正在物色《幸福狂想曲》的演员，男一号已敲定，由赵丹主演。女一号正苦苦找寻。当黄宗英的照片出现在陈导的眼前，他惊喜地说：“定了，就是她”。影片拍完，男女主角再也离不开了。这样，黄宗英与程述尧离了，嫁给才华横溢的第三个丈夫，她亲热地唤作“阿丹”的赵丹。这才是天设地造的一对，她与赵丹情投意合，相濡以沫，走过风风雨雨三十多个春秋，一直到1980年，在病榻旁送走赵丹。

第四次婚姻，是八十岁来到她身边，早年把海明威介绍给中国读者的翻译家、出版家冯亦代。这是人们所说的“黄昏恋”吧。赵丹走后，有人曾问起她：是否准备再嫁时，她回答说：自己既已嫁过赵丹——大海，再嫁就要嫁给大洋。冯亦代就是她心中汹涌澎湃的大洋。他俩或北京或上海，在一起时互相照顾，不在时鸿雁往来。一本两人的情书集《纯爱》，见证了他们的幸福晚年。对黄宗英来说，除了前两次短暂的婚姻，她后来五六十年的生活伴侣，主要是演员赵丹和作家冯亦代，这也契合了黄宗英从演员到作家的人生轨迹。



■ 1975年,黄宗英在家乡“玉海楼”前留影

1

一本著书,给了她极大信心

1950年，黄宗英写出她平生的第一本书《和平列车向前行》。这年，作为电影界代表，她赴波兰参加“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”。中国代表团共十七人，团长是时任政务院副总理、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，团员有张澜、马寅初、盛丕华、金仲华、刘良模、巴金等，时年二十五岁的黄宗英，是团里最年轻的团员。这次会议，黄宗英有一张珍贵的会议照片，是与巴金一起在会上的场景。两人并排坐着，戴着同步翻译的耳机，凝神聆听着大会的发言。巴金视线平直，双手轻握着。黄宗英头略低着，左手按住耳机，似乎想听得更仔细些。

会后，她随中国代表团访苏十余天，又乘了九天九夜的火车回到国内。回来后，组织上没有布置过写稿任务，而她却交出了一摞文章，这就是《和平列车向前行》书稿。出版社紧锣密鼓地排印，次年二月，由巴金任总编辑的平明出版社出版了此书，这是黄宗英平生第一本专著，列入“新时代文丛”第一辑，文丛的主编是巴金的两位好友潘际桐和黄裳。当月，此书三千册一售而空，三月份又再版加印了三千册，以满足读者的阅读渴望。

《和平列车向前行》是一首诗文集。黄宗英的创作，写的都是身边事，普通人。甚至都没有具体的姓名，因为他们太平凡了。然而，正是这平凡，体现出人性的善良和人格的高尚。无论这些写人叙事的散文，还是带有故事情节的小叙事诗，作者都在向读者报告，中华民族是一个心灵美的民族。这样一种写作理念，就一以贯之，一直到她后来写出《小丫扛大旗》《大雁情》《小木屋》，并连续三届获得中国报告文学奖。之后，2017年，她获得第六届“徐迟报告文学奖”，成为报告文学创作领域的佼佼者。四卷本《黄宗英文集》显示了她文学创作的丰硕成果。

3

三回故里,饱含浓浓乡梓情

黄宗英出生地是北京，以后大多生活和工作在上海。但她常说：“我的根在温州瑞安”。黄氏家族在当地是名门望族，“黄家一门三代翰林”的佳话，在瑞安方圆百里流传了一百多年。故居所在地振文坊（今为小沙巷）的巷口，石亭上的那块“比户书声”匾额，更是书香久远的象征。1963年，受家乡人民邀请，她第一次来到瑞安家乡，就住在小沙

黄宗英出生于1925年，明天七月十三日，是她九十五岁生日。

她的人生和她的写作一样活色生香，对于话剧、电影的表演，对于散文、报告文学的写作，黄宗英都是成功的典范。她率性而自信，她夸奖一个人的执著：“一旦决定要做什么，就立刻全身心扑上去做，一根筋地去做，龙门吊车也拽不回来”。

2

二大领域,堪称成功跨界

演话剧拍电影，是一个专业行当。可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黄宗英，却有着表演的天赋。1941年，十六岁的她，跟着大哥黄宗江来到上海，进了职业剧团管管道具。一天，剧组演曹禺的名剧《蜕变》，女演员因结婚一时来不了，导演黄佐临临急之下，拉来黄宗英顶替上台。可她不怕场，把一个泼辣撒野的姨太太演得活灵活现。没想到当演员的黄宗英，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当上了演员。之后又参演了童话剧《卖火柴的小女孩》，话剧《鸳鸯剑》《甜姐儿》，又演电影《追》《幸福狂想曲》《街头巷尾》《雨人行》等。她是在不断实践中，成为当红的电影明星。

文学创作，需要文化也需要积累，当然也不乏才情和想象。黄宗英不知写作有多难，想写就提笔开写。1946年，二十一岁的黄宗英刚在北平拍摄完电影《追》后，受邀来到上海市立戏剧专科学校义演。空闲时，她就看书，读英语，还练小楷《灵飞经》。更让她投入的是写作。她把自己写的文章投给《文汇报》，文艺副刊上就有以“寒窗走笔”为题的

巷县委机关招待所。这里的一切，都使她感到那么清新那么亲切。她深入到塘下乡鲍田村，采访年近八旬的“气象达人”、农业水利工程师戴新泮，写出报告文学《新泮伯》，读者赞不绝口，引得省内外农业科技界一片轰动。1975年，五十岁的她，专门抽时间回乡探亲祭祖。探亲的同时，她见缝插针，采访了全国劳模陈阿木。还实地调研了当地知青生活

散文连载。天马行空不拘一格，就是她的写作基调。

她以女性的细腻，散文抒情的笔调，来“创作散文化的报告文学作品”。这就是她从散文到报告文学的路径。更少人研究过，她作为一个作家的写作个案。其实，她是无技巧的写作。一提起笔来，文字就顺着心灵的情感自然流淌出来。她的文字活色生香，富有生活原生活力。她夸奖一个人的执著：“一旦决定要做什么，就立刻全身心扑上去做，一根筋地去做，龙门吊车也拽不回来”。她对一个人的印象至深：“毕生不忘，像颜色掺在了酒里，捞也捞不出”。她的文字，如著名画家黄宾虹所说：“无作家气”。从没有刻意地遣字造句，一本正经的写作。正如诗人、传记作家姜金城（写过黄宗英、张瑞芳、赵丹等传记专著）所说：“她写文章没规矩，随心所欲。不知她怎么开头就开了头，不知她怎么结尾就能结尾，看得人像着魔一样”。也有人说，她是“率性又自信的作家”，“不按常理出牌的作家”。从题材、结构到文字，都体现出她的写作特色。

和工作状况。更不忘到著名藏书楼“玉海楼”观瞻一番，赞赏家乡具有深厚的文化传统。临走时，她带上了家乡的特产，黄鱼鲞、虾米和双炊糕、冰雪酥，可有更长时间对家乡的回味。1988年，在改革开放的洪流中，她受上海市作家协会委派，回家乡瑞安，采访全国十大民营企业家庄邦彦，写了《乳品厂的前世今生》的报告文学。又因家乡电视台拍了一部她的专题片，为该片作配音，亲切自然的音色，包含了她深深的乡梓之情，打动无数人，播出效果甚为理想。